YUNHE RENJIA

南川号钟乳冰

数九寒天, 所有植物留下标记, 便转移到地下去生长了。步行桥、南 川楼、沧曲书舍、南川古渡牌坊这些 人文建筑,才有机会呈现出本真形 状,清瘦利落地站在大地上。那100 多头大小不一的石狮,摆脱草丛与树 叶的遮挡,长长的身影完整地斜在地 面上,对着太阳直视。沧曲桥前小广 场上,露出地面半个身子的小石狮, 像女娲刚刚团泥造出来的样子, 憨态

冬天告诉我们, 芦根才是芦苇的 主体, 芦苇只是每年来大地上为芦根 收集营养。苇根,有清火功能。与莲 藕一样,身上的花纹藏着宇宙的密 码,谦虚着内心。有了空间才能有运 动,有运动才能有生命。

停靠游船的南川码头, 可谓百 狮园的亮点。不但船下没有结冰, 附近大片水域也没结冰。是不是酿 麻姑酒的麻姑泉又涌水了? 水中有 大量水鸟在嬉戏,飞起落下,总是 落在水中。对河流来说,静止是个

沧州奇美香肠

提到沧县崔尔庄, 人们会想到金

除了金丝小枣儿,崔尔庄还有一

丝小枣儿。它是沧州特产。亲戚朋友

来了,人们常会拿出金丝小枣儿当作

种特色食品,沧州奇美香肠,又称丁

氏香肠。源于清朝雍正年间, 距今已

有300余年历史,是丁氏独家祖传绝

艺。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乾

隆皇帝下江南,经运河水路到达捷

地闸口时,伴驾南巡的清太子少保

协大学士礼部尚书纪晓岚将丁氏香

肠进上。乾隆皇帝品尝之后,称之

"奇也",食之后,香而不腻,酥而

不硬。乾隆皇帝大悦, 赞不绝口, 亲

口御封为"奇美香肠",从而成为御

缺点。南川号游船有些特别, 船头 似乎被洒上过一桶水。金针菇样的 钟乳,似水的思想,凝固在船头。 无限地走进钟乳,水倒映着,蓝天 便消失在蓝水中, 白云与钟乳成了 孪生姐妹。

《周礼·考工记·凫氏》曰:"凫氏 为钟。"曰:"篆间谓之枚。"钟,古 代乐器,为众乐之首。成套演奏的一 组钟称为编钟。枚, 篆间突起的钟 乳。枚对高频部分音波起到加速衰减 的作用, 使音色更加优美。钟乳冰宛 如一套编钟,储存着游船开航以来百 狮园的所有声音。

中间的钟乳上,有两个黑点,正 是那个孩子的一双眼睛。一个咬了一 口的汉堡和一艘玩具军舰歪斜地躺在 椅子上,孩子的一双脚就在旁边,两 条胳膊扒在船窗上。他的头脑就像正 在行驶的"再现运河",变幻莫测, 触发了孩子的强烈好奇心, 目光跟随 着岸上的芦苇花、楼尖、水波随船飘 荡,未聚焦在某处,却将一切尽收眼

奇美香肠采用纯瘦新鲜猪肉,将

其绞得分外细腻,加入丁氏祖传独家

配料充分搅拌,各种配料、配料与猪

肉,味道相互激荡、融合,孕育出丁

氏香肠独有的味道。灌肠, 要将搅拌

好的肉灌入细长的羊肠衣, 难度很

高,必须由经验丰富的灌肠师傅手工

完成。随后,剪切、整形,长短粗细

力。正午的阳光充足而炙热,一排排

的香肠整齐地挂在架子上, 经历日

晒、风干,水分逐渐蒸发,柔软的香

肠变得紧致。遇上天气欠佳,师傅们

会将香肠转移至烤房烘干。下午两点

左右, 香肠开始熏制, 多少口大锅一

起开火,干锅熏制出的香肠香味不断

接下来,自然的力量将要接替人

不均的肠子变得苗条而匀称。

游船驶来,远远的,似乎汇聚了 摆脱束缚的力量,与犁出的水花, 构成一个大莲藕空心。于是,运河 虚起的内心,填充了水,托起了 船。游船破开这几十年的运河水。 水波似乎在用神秘的语言, 讲述着 大运河的历史、文化, 以及岸上人 家的生活方式、民间艺术和风俗习 惯。水声,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 永恒声音。这种声音仿佛大型的交 响乐在河弯混响,船进入直行河 道,混响变成了天籁。

感觉自己被芦苇和森林组成的 绿墙包裹起来, 当然还有脚下的绿 水。我既不属于它们,也不独立于它 们而存在,它们不要求我进入这个世 界,也不驱赶我离开。

我在想,身体融入河里会是什么 感觉。一阵风吹来, 我黑白相间的头 发,像岸边的芦苇花般,来回飘舞。 然后,整条河流上的一切都在那个频 率上飘舞起来。

溢出;出锅前,撒上一把白砂糖,红 彤彤的香肠立刻金光闪闪。再经过一 番包装,当天,精美的香肠礼盒便能 够送到订购的食客手中。

打开真空包装的香肠,浓郁的香 味立刻钻入鼻腔、肺腑, 暗红色的香 肠表面还结着些许油冻。稍一加热, 冷硬的香肠便变得可人起来,红了脸 色,油润可爱。夹起又细又长的香 肠,一口咬下去,立刻被酥脆的口感 惊艳, 脆脆的肠衣包裹着紧致的瘦 肉,颇有嚼劲,浓郁而多重的肉香渐 次引爆味蕾,单吃便足够美味。若是 加到蒜薹等蔬菜里爆炒一番,或是搭 配着清淡黏稠的米粥, 即便退为配 角,这小小香肠也能反客为主,释放 出独有的咸香滋味。正如丁氏人所说 的:"这么多年来,奇美香肠一直保 持着古老的熏制方法,保留着原始的 味道。'

在这百年不变的味道中, 蕴藏着 丁氏人以及更多崔尔庄镇人对质量的 坚持与对品牌的专注, 更离不开祖祖 孙孙多少代人的传承与坚守。

那么夕阳下的运河就是朦胧的美了。 日暮的宁静如美梦般让人心境平和。 你看, 趴在树梢上的那抹夕阳, 倒映 在清澈的水面如一轮明月, 随着微波 的起伏,一会儿碎了,一会儿又圆 了。那透着深邃和清爽的天空,那色 彩缤纷变幻无穷的云霞, 那鳞次栉比 看似耸入云端的楼群,岸边树木的枝 丫、枯草、船只、渔人……都倒映在 澄碧的河水中, 物与影完美融合, 交 相辉映。微风拂过,细波跳跃,惊起 满目的碎金! 水中的影随细波—同荡 漾,忽而拉长浮动,忽而碎散退缩, 夹带着夕阳余晖,像织女纤手织就的 一条金光闪闪的彩锦! 纵然是名家高 手,也难以描摹这般景色。放眼望

和着冬韵低吟浅唱, 拥抱运河引 吭高歌。初冬的运河,虽然天气清 寒,却韵味十足。沐浴此景,你是否 想高歌一曲或是写下平平仄仄的诗 句? 你是否盼望一场雪, 捕捉一片雪 花,让冬韵之美从指尖滑入心田?你 是否和我一样, 也在期待一场声势浩 大的漫天飞舞向春天发出绿色的邀请

去,整个小城暮霭缭绕,好似一个美

丽朦胧的童话世界。

秋天耀金,丰收盛景。科技培 育,皇冠丰水纯清;传统嫁接,玉娇 金玉亚丰。翠叶耀金胆, 灿若繁星; 硕果映玉笏, 异彩纷呈。长鹰北来, 携清脆而宥鸣;大雁南飞,带甘甜而修 翎。歌声悠扬,俊仪缱绻留倩影;曼舞 婀娜, 吟风诵雅传真情。秋千摇荡, 娥 皇女英共姿容;洞箫横吹,玉环飞燕侧 耳听。窈窕淑女扮新娘,嫦娥蜜意;矫 健英男做新郎, 吴刚柔情。朋来远方, 笑脸摘星辰; 宾怡情愫, 举杆向月 轮。享誉全国, 泊头鸭梨扬美名; 传

声世界, 泊头鸭梨誉英声。 冬气肃杀,万物凋零,梨园独有 风情。黄叶飘落满地金,竟惹诗人放 声吟。老干皲裂风骨清,冰霜在一 身。虬枝昂扬对苍穹,舞臂向天伸。 飞雪初霁, 浩空清净无痕; 旭光微 露,白鸟鸣金啼银。绘画放眼,轻墨

力,社会康宁。

重彩巧点缀,自有神韵。摄影聚焦, 淑静川原听天籁, 天地同新。 一座泊头市,半部鸭梨史;一条 古运河,流淌梨文化。一片黄土地, 随处感物华。梨乡繁荣, 梨业恢弘。 架起友谊桥,广聚宾朋;凝起同心

雨重重地打在船顶上,经过船顶 的放大后,淹没了水落入运河的声

一股气味。土壤浸透秋雨,黄叶 被泥水抓花,森林吸饱雨水的气味。 一种声音。水的声音,游船开辟水 流,雨水跳入河中,雨水与芦苇、森 林的私语, 以及风吹雨水、河水的背 景声音。似乎所有象征生命力的元素 都聚汇在这里。

这声音, 仿佛还是许多年前的声 音。它被天上的月亮听去,许多年 后,又回来了。没有人听到它舒缓的 心跳,是那种隐藏着的心跳。也许, 它本就不曾离去,一直孤独地躲在河 底的芦根里。让人听不到它是呼喊还 是呻吟,是哭泣还是歌唱。也许是隐 藏的时间太久了,尽管芦根在河底编 织了一张浓密的大网, 任其畅游, 每 到黑夜,它也会做起梦,渴望被找 到,被召唤到地上。

船过百狮园,岸边各种形态的石 狮,拥船而来。肌肉发达、四肢健 硕、身体圆润的汉唐狮子; 须弥座上 身体精瘦,佩戴项圈、铃铛、绶带的 宋元狮子; 气势磅礴, 工艺精美的明 清皇家狮子。狮子居然浓缩了各个朝 代的精神与审美取向。

500多年前的一次送行,足以被 一个城市铭记。张缙罢官路过沧州, 沧州人挽留他,他便定居在沧州。病 逝后,尸骨就埋在了大运河的"几' 字弯里。

天黑星密,乘船路过沧曲书舍, 随着点点灯光, 传出诗句。书舍上的 每一块砖,似乎都挟着巧合。书舍从 江西抚州平移而来, 江西抚州有麻姑 山,麻姑庙;沧州运河畔,有麻姑 祠、麻姑泉、麻姑酒。

大运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划 出一条深深的记忆沟回。最后,凝缩 进这个编钟里。似乎吹一口气,编钟 便会奏起乐章。六座步行桥,像运河 上的六个月亮, 六个月亮照亮了运河 的九个弯。时间在这里有了弹性, 空 间在这里婉转屈伸。中秋夜,一切时 间,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成了 此时此刻。空间随着游船不停地变 换, 月亮让那里就是这里, 一切便都 是这里。中幡、武术、木板大鼓、羊 肠汤、火锅鸡。

水容纳并反射万物, 自身没有形 状,也没有意义。当它与船、与芦 苇、与百狮园在一起,或者回到固 态,凝结成编钟模样,便产生了意

(国画)

贾跃进 作

两棵杏树

窦高山

大运河弯了两道弯儿, 就把一个 不大的村庄抱在怀里, 小村自然而然 成了风水宝地。

村里有两户姓冯的人家把房子盖 在运河边。一户三间房,一户两间 房,房子都是河泥掺麦秸脱坯垒成。 他们各自在房前种了一棵杏树。运河 水甜,河滩土肥,他们家的院子里还 种了冬小麦。茂盛的麦子就长在杏树

麦梢儿黄时,杏儿挂色,由绿变 白,由黄变红,牵扯着孩子们一双双 渴望的眼睛。百鸟啁啾时, 麦子遍地 金黄了, 胆大的孩子终于禁不住色彩 的诱惑,行动起来。

麦熟前的运河水不再"砸"人, 从底到面变得温暖。虽未进伏, 中午 能在水里自由嬉戏也是孩子们快乐的 事情。玩耍过后,站在水里仰望岸 边,便盯上了满树的杏子。

两户姓冯的人,年岁大的,背还 有些驼,孩子们背地里叫他"盖子 爷"。年轻的细高挑个儿,白白净 净,像唱戏的书生,孩子们背地里叫 他"脸白"。

"脸白"爱睡午觉,孩子们从河 里爬上来,绕进他家的篱笆院,开始 行动。刚刚还是鸭、雀嬉闹的河里突 然没了动静,"脸白"就知道孩子们 上了树。他也不出屋,隔着窗户大声 喊:"小兔崽子们,都捡带色的摘, 别祸害青的。小心麦子, 踩倒了麦子 我打折你们的腿!"听到招呼,孩子 们立马小心起来,站在麦垄里规规矩 矩地像是摘自己家的杏。

摘"盖子爷"的杏,就不行了。 他对待这群孩子的态度如同仇人一 般。多年后,想起二行挨打的情形, 还让人心有余悸。他家那棵杏树长在 河边, 树头延伸到了河中。院子坡 陡,直接从河里是上不去的,上树须 从"脸白"家绕过去。那天我和二行 绕进他家院子,二行刚爬上树,"盖 子爷"就拿着柳条子棍站在树下了, 我们根本没发现他什么时候来的。他

也不说话, 等二行从杏树上滑下来, 上去就是一柳条子。二行的后背立刻 起了一条红檩子。接着又是几下猛 抽,二行发出狼嚎一样的哭声,兜在 跨带背心里的杏子早已散落一地。我 们撒腿便跑,"盖子爷"倒也没追。 跑远回头,见他蹲缩在树下,后背有 些抽搐。那次我没有被他打,一来是 没有摘杏, 二来可能也是外姓的缘 故。二行也姓冯, 过年时还要去给他 拜年的。

那以后我和二行再没敢觊觎过 "盖子爷"家的杏树,并且惧怕和憎 恨"盖子爷"多年。直到后来"盖子 爷"的外孙舟子来到我村上学,一切

舟子管"盖子爷"叫姥爷,管 "脸白"叫二舅。"盖子爷"和"脸 白"是父子关系。

我们不解,既然是一家人,干嘛 孩子们摘后院的杏他不管、摘前院的 杏就管呢?

舟子说:"姥爷告诉他后院平 坦,孩子们就是从树上掉下来也摔不 坏。前院的树长在河边上,孩子们爬 上去,不小心掉下来会摔到河里。我 二舅本来哥儿俩,大舅就是在树上掉 到河里淹死的。姥爷懊悔当时没管 住, 所以见到上树的孩子, 就犯迷 糊,打起来就没了轻重。"

舟子还说:"姥爷说这棵树有罪 也立过功。解放县城的时候,解放军 过河,就是在这棵杏树上栓了一根大 绳子, 让水性不好的战士顺绳子过去 的。'

舟子还说了一些姥爷的事,大多 我们已记不清了。

我还记得我们这群偷杏的孩子长 成半大小子的时候, 在一个寒冷的冬 日里"盖子爷"过世了。木匠师傅按 照"盖子爷"的遗愿,把这棵杏树锯 倒。"盖子爷"本打算用它做棺材, 可木匠师傅怎么算, 也不够料子, 只 给他做了个木枕,随"盖子爷"长眠 地下了。

行走

李雨生

小满时节, 我们文学社组织去运 河采风。雨后初晴,清风徐徐,艳阳 高照, 天空瓦蓝瓦蓝的, 没有一丝

距运河不远,就闻到一股特殊的 清香味。那种清香, 比草香厚重, 比花香浓烈, 弥漫在整个空气里, 香得令人窒息, 经久不息, 沁人心 脾,让人不忍大口喘气,生怕那种 香气一下子被吸光吸净。正在大家 疑惑不解的时候,车已经停在了运 河大堤上。下车一看,运河两岸真 的很静谧,没有喧嚣,没有嘈杂, 只有一只被我们惊动的鸟儿, 鸣叫 着飞向远远的对岸。循着浓烈的香 气, 一下就被运河两岸的芦苇所吸 引,放眼望去,满视野的墨绿 色,就像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绿色 方阵, 苇干粗粗壮壮, 苇叶随风 摇曳, 向人们昭示着它们葳蕤的 生命力。那种特殊的、浓烈的香 气, 正是芦苇发出的野性味道。 氤氲的苇香与河水的腥味,绿柳的 苦涩, 小草的清新浑然一体, 令人 为之一振, 也一扫我心中多日抑郁

栈道百转千回, 蜿蜒悠长, 绿色 的芦苇和紫红色的栈道相得益彰,组 成了一幅巧夺天工的画卷。栈道和芦 苇近在咫尺, 走在栈道上, 伸手就可 以触摸到芦苇的叶子,感受一下芦苇 略带粗糙的生命。

我天生爱着芦苇, 因为它的与众 不同。远的不说,就说南大港、白洋 淀的芦苇荡,都曾是我流连忘返的地 方。每当看到芦苇,就会不自觉地想 起《诗经》里"蒹葭苍苍""蒹葭萋 萋""蒹葭采采"的描写;眼前总是 浮现"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 瑟瑟"的画面。芦苇在草本植物里, 当属最为坚强的一种。看见它,总有 着一种从心底升腾出来的沧桑感和怜

芦苇的生命是令人肃然起敬 的,从嫩芽开始直至凋零,一直都 在付出,都在奉献。小时候,用苇 叶做成笛子, 能吹出一种悠扬的、 飘忽的曲子; 到了端午节前, 大人 们总是用苇叶包粽子;它的根茎可 以入药,它的芦花可以做枕;就算 到了枯萎以后,它的身躯还可以用 来盖房子、织席子、编筐子, 甚至 烧火。好像芦苇的一生只是为别人 活着,而从未听说人们对它有什么 特殊的呵护。

我崇敬芦苇的坚韧。风也罢, 雨 也罢, 霜也罢, 雪也罢, 统统收纳, 默默忍耐。粗壮,是因为饱经磨难, 自我眷顾, 吸收日精月华, 自己懂得 疼爱自己;中空,是因为有容乃大, 容得下甘甜苦涩,吞得下痛苦磨 难。虽不如青竹那样挺拔,却也傲 视花草,鹤立鸡群。性格里自然生 长着一股倔强, 虽脆弱, 却宁折不 弯;虽其貌不扬,却也婀娜多姿 那是大自然赋予它的力量,是一种 伟大的自尊。

芦苇是团结的。总是挤在一起彼 此依靠,用自己的温度去温暖同伴, 用自己的身体去为同伴遮挡风雪。在 刀剑似的苦难面前,它们抱成一团, 不离不弃,同甘共苦。不像人类那 样,"大难临头各东西","只顾自扫 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芦苇是单纯的。一生只有两种 颜色,活着的时候,是生命的绿 色,尽情展示它蓬勃向上的能量; 死去,变成金黄色,那是太阳的颜 色、丰收的颜色,因此,才会经久 地被人们写进诗词歌赋, 追思不 已。芦苇一生秉承率真,它不会见 风使舵,不会依附权贵,不会锋芒 毕露, 因此它死后才能是黄金般的 颜色。金黄色是对芦苇纯洁最为崇 高的褒奖。

最值得敬佩的还是芦苇的无怨无 悔,不见它伸手索取什么。不需要浇 水施肥,不需要遮风挡雨,不需要精 修细剪,只要有一块滩涂,一汪浊 水,就能生长出精彩的生命。即使化 为灰烬, 也从容淡定, 视死如归, 不 抱怨,不委屈,不流泪,不苟活,自 在快活, 自生自灭, 不求别人施舍, 也不寄人篱下。因为芦苇的坦荡,因 此它才能挺直腰杆; 因为芦苇只会付 出,因此它才不会低头谄媚;因为芦 苇洁身自好,因此它才不被虫蛀。在 芦苇面前,人类只能自愧不如,我们 能否像芦苇那样不工于心计, 不算计 旁人,不贪得无厌,只会付出,不会 索取呢?

运河归来, 芦苇的影子一直在眼 前浮动,整个心底也被那种墨绿色所 淹没。在赞叹芦苇的同时, 我的心也 像是被绿色晕染,让我去掉了心中很 多的杂质,又有了一种向上的生命力

运河冬韵 李之玲

膳佳肴。

王增锐

赠送礼品。

时光,从一剪清风里飘过。当落 叶铺成地毯, 小鸭恋恋不舍地游上岸 时,季节就拽着人们走进了初冬。

素简的冬,慢慢地走向地平线 将春花秋月夏荷的繁华藏进了人们的 记忆。沿着古运河抚摸着岸边最后的 绿色,捡拾起一些遗落的音符,让残 留的温暖旋律淌入初冬的清寒中。

因冬寒未深,运河水流潺潺,微 波荡漾。大运河泊头段到现在已有 2500多年的历史,河堤上那些古老 的树木, 在冬日斜阳照射下, 彰显 着岁月的沧桑。沿河两岸多处的人 文历史遗存,成了小城人民休闲时 的好去处。河水悠悠, 穿城而过, 大运河已经融入了小城人民的血脉 之中。虽然天气转冷,但人们仍然 迎着寒风漫步岸边。听几声清脆的 鸟鸣, 观一下两岸的风景, 悟一下

上善若水的真谛,那种别样的舒 爽,让人感到无比惬意。伸手触及 的淡雅冬韵,好像故意留白,随便 人们涂抹精彩,那份自由与静谧让 人有一种肆意的幸福感。

初冬的清晨,运河两岸的树上草 上,都挂满了白霜,毛茸茸的,甚是 可爱。那一片一片的霜花,一闪一闪 地耀眼, 粒粒皎洁晶莹, 清秀雅致, 好像天仙抛撒下来的玉屑。大运河从 湿漉漉中醒来,桥的栏杆湿漉漉的, 旁边树上倔强地不肯落下来的叶子也 湿漉漉的。小城居民伸着懒腰, 打量 着攀爬在墙上正在变色中的残叶,湿 漉漉的,显得特别的滋润鲜亮! 晨阳 穿过薄薄的云层,照在河面上,折射 出万道细碎的波光。简直是一幅活生 生的江南水乡风情画。

如果说清晨的运河是晶莹的美,

泊头梨园赋

范凤弛

大运河畔, 古驿泊头。 黄河浩荡,冲积富饶田地;斯民 勤奋,种植香甜枣梨。诸果丰盈,交 梨为首;冠以鸭名,蒂如额头。闻名 千年,几多帝王停御辇;扬声百代, 几许文宗留诗篇。刘德儒雅, 日华宫 坐大河畔; 俊赏星驰, 君子吟诵涛声 传。刘秀惠远,饥食麦饭养浩气;志 在乾坤,渴饮梨汁聚良贤。炀帝征高 丽,望白雪而惊暖日,登岸唱诗赞土 风; 乾隆下江南, 离舟船而听乡曲, 握管题壁写民声。许司谏醉卧花丛, 词壮宦情; 麻九畴车过梨行, 诗动春 风。才子王化昭,梨花下酒文思盛; 诗人王中和,梨词销魂赋到工。李泽

友大写梨乡人,余守春高歌唱梨农。 万亩梨花年年开,今日梨园更溢 彩。喜气萦怀生笑脸,长河放歌九天

裁。春日风流,柔条滋润绿泛;梨花 莫愁,紫蕾鲜嫩花绽。浩瀚梨园,漫 天飞雪; 五瓣六蕊, 引蜂招蝶。一枝 带雨,梨涡香腮早霞红;高杈连云, 梨云笑容晚风轻。蝴蝶飘逸,闲飞装 扮娉婷身;蜜蜂殷勤,静恋频蘸仙子 心。雪海流天际,白鹳惭愧;华地惊 辽阔,苍鹰垂首。大雁铩羽,箭镞划 破长空; 布谷息鸣, 俯身问候生灵。 黄莺唤友,相扶牵衽;矫燕呼朋,顾 盼流萤。蓝天梨花同一景, 胜过雪后 日初晴。

夏季葳蕤, 氤氲葱茏; 晨曦微 露, 旭日初升。昂首登梯套袋; 张臂 引枝牵绳。着华彩而欢呼; 抚银锄而 放形。青草铺地,露水晶莹,油叶闪 光,绿玉悬钟。穹庐大网罩云空,精 密防虫;灌溉连渠涌清泉,接引长龙。